

东庄西苑

范稳的文化写作

早上醒来,想到了南海观音,就想到了中国的佛教,顺着就想到了鲁院班里的同学范稳,因为他的“藏地三部曲”(包括《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写的是就是藏传佛教。

范稳不但不高大帅气反而背有些弯;嗓音不但不洪亮反而有些沙哑;头发稀疏柔顺,大脑门儿,鼻梁上架一副近视镜;清瘦的身段、由内而外散发出书生的儒雅,给人的感觉反而很顺眼。由此,大家不光喜欢他的小说,也喜欢他这个人。

据说他有时不按常规出牌,如喝酒即醉,这是别人说的,但我们大伙在一起喝过几次酒,却没见他醉过,倒是有着四川人的巧嘴巴,或者做个怪样子,逗得大伙笑个不停。后来才知道,一喝就醉是他深入牧区同牧民打成一片练就的本领——和最像男人的康巴汉子喝酒的后遗症,真是醒乎文学,醉乎文学,为了文学,醉又如何!

他是班里的“文学大哥”,第一个跟大伙分享创作经验的就是他。那是一个下午,他要讲自己“从经验写作转到文化写作”的事。他早早地坐在前面,很认真的样子。他先是用幻灯片把自己在云南滇藏地区生活的照片一一投在屏幕上展示给我们。我们看到蓝天白云雪山下,一张骑马的照片特别帅气,还有藏区牧民的生活,都非常鲜活。

接着,他就讲创作情况,讲什么是文化创作。他说,自己写一部小说至少得3年;第一年到藏区去采风去生活,

第二年埋头读书——读西藏研究的资料,第三年才扑下身子开始创作。正因为他有着这样严格的创作要求,《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才会写得这么好,每一部都冲上了《长篇小说选刊》这块高地。他说,10年来我做了一桩有意义的工作,把3本书奉献给我的读者,供奉给那片神奇的土地。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是我书写了这片大地,而是这片大地召唤了我。

范稳说,天地之间的事情比你苦思冥想的还要多。你在书房里绝对想象不出一个藏族人如何走进天主教堂,如何用唱山歌的嗓子吟唱赞美诗;也想象不出澜沧江边的盐民们怎么用最原始古老的方法晒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盐;你更想像不出藏传佛教、天主教、东巴教三种宗教如何在这片狭窄的峡谷里从血与火的争斗到水与大地的交融与宁静。他说,“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藏区的大地上行走,为自己的创作寻找出路。”

对于范稳的小说,一位评论家曾说,“很久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人如此怀有激情地表达过宗教,也少有人如此热烈地描写那些荒蛮而瑰丽的大自然风光,更难得看到生命与生命、生命与神灵的碰撞迸射出的火花。这是文化、信仰与生命强力碰撞交合的瑰丽画卷,垂挂在当代文学荒凉的祭坛上,它是对一种生命史的祭祀,也是对一种宏大写作的哀悼。”

他极力主张一个职业写作的人要从个人经验写作转到文化写作上来。

很多同学对他的创作经历感兴趣,不断对他提问。他诚恳地说,1986年他就开始发表作品,写过都市题材、历史题材,写了10来年,也没写出什么名堂来。后来云南人民出版社搞了一次活动,叫“走进西藏”,7个作家分别从不同的线路进入西藏,他走的是滇藏线。去了以后觉得这块文化资源对他来说是无价之宝。藏文化很博大精深,尤其是藏民族作为一个全民信教的社会形态,那种信仰的虔诚,在这个信仰荒漠的时代很让人震撼。于是他发现这块富矿以后,全力以赴去挖掘,选择藏文化作为他写作的突破点。

范稳曾经把这种写作的模式称为“地质找矿”。他说,找矿的程序一般是这样的:先是普查,地质队员沿着可能成矿的地带按图上标好的路线走,发现有成矿条件的地点就标在图上;然后是详查,手段是挖槽、挖坑、解剖地表;成矿条件被进一步揭示出来后,就沿着矿脉打山洞,上钻机,就这样把一座矿山的情况摸清楚了。写作其实也是这样,对一个地方的文化与历史的认识,你先到处跑,然后感觉某个地方有了戏,你就扎下去,用各种手段去探明它所蕴藏的文化宝藏。在他看来,西藏及藏民族文化就是这样的一座文化富矿,在云南的各民族,都蕴藏着很丰富深厚的文化矿藏。关键是你如何去发掘它,学习它、表现它。他的成功得益于他的执著。满满的,旗开得胜。

他用自己的写作经历详细说明,希望我们对“文化写作”有更深入的理解。从范稳的身上,我想到:每个作者都应该有自己的创作自由地,应坚持自己的东西,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还是尼采的那句话:在你立足之处深挖下去,就会有泉水涌出。

一天晚上,我正向葛水平请教,范稳和丁天来了,葛水平忙用茶相待。范稳侃侃而谈,丁天很安静,范稳谈他对同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很想在同学中创造学术氛围,我惊奇于他的健谈和对同学的热心。那时我想,如果要开作品研讨,让他主持,一定很棒。

范稳很聪明,有点狡黠,要回云南一趟,早把请假条写好,让我去机场送他,然后让我把请假条交给孙老师。回来为答谢我,说买了一把葫芦丝送我,我期待着。最后却失望了,范稳找不到葫芦丝才想起来忘在飞机行李架上了。

在鲁院期间,他的《大地雅歌》要出版,他坐在我和毛竹的对面,很真诚地告诫我们,和出版社编辑再好,也要先签好合同,版税要讲得清清楚楚,不要过后有纠纷,这是最起码的。

后来,我的作品《婚姻危机》要研讨,我对郭艳老师说,我写的是长篇小说,请范稳做主持很合适,她很赞成。

范稳说,周习,你拿10年前的小说来研讨,很吃亏呀。但是,也有一位文学界的朋友说过,周习,你的《婚姻危机》不过时呀,现在有婚姻危机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座谈会上有了范稳的引导,大家发言很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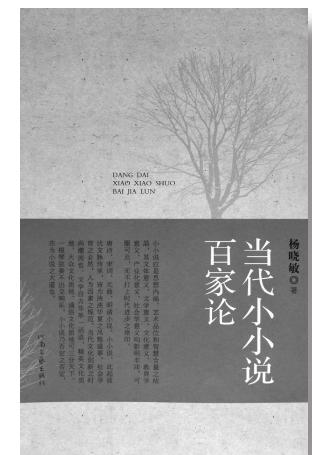
桃李天下

杨晓敏

是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研班(主编班)学员,他的评论集《当代小小说百家论》近日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专门针对小小说进行评述的理论专著,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之所得。在大量阅读作品的基础上,作者知人论文,对现当代100位小小说名家及其作品进行了精彩、独特的评述,读者从中可以体会到杨晓敏对小小说研究的情有独钟以及为此付出的大量心血。

杨晓敏现为河南作协副主席、《小小说选刊》《百花园》主编。他多年来在小小说这一领域不断耕耘,挖掘出一批批优秀的小说作家,持之以恒地为该文体的发展探索各种可能性。



武歌

是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他的长篇小说《重庆爱情》近日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重庆爱情》与他之前写的《延安爱情》《北平爱情》《天津爱情》构成了“红色爱情系列”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以外省青年洪建川和本埠女子佟爱莲在重庆的生活和爱情为主线,描写他们在经历了一系列生活磨难、精神蜕变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最后,洪建川在护送民主人士前往北平的船上受伤牺牲,佟爱莲接替心爱的人完成了任务。小说还书写了其他几对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恋人的爱情故事。

在重庆独特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背景下,小说充分展现了中国战时陪都的年轻人的人生追求和爱情悲壮之歌。故事情节曲折跌宕,情感描写真挚感人,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感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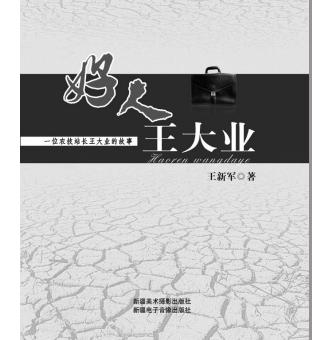


王新军

是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研班学员,他的中篇小说集《好人王大业》近日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出版。

收入本书的小说主要以西部乡镇生活为题材。这些小说以强烈的现实气息、朴实的语言质地和温情的写作风格,在当今西部文坛独树一帜。

其中,《乡长故事》《俗世》《好人王大业》《落叶飞翔》等在刊物上发表时,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领导科学》等刊物转载评介,得到读者的积极回应。



杨虎

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高研班学员,他的长篇小说《生路》近期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反映新农村建设的长篇小说。该书以川西龙门山为背景,讲述了在一个叫虎形崖的小山村里,村长王大山带领胡幺、二狗、立秋等几代村民为改变山村贫困落后面貌,兴修出山的公路而献出了生命的悲壮故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所有村庄都是疼痛的”,作者对此怀有深深的悲悯之心。他牢牢把握住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山村人民为改变命运付出的艰辛努力。

该小说人物生动,情节曲折,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描绘引人入胜,浓郁的川西风情和荡漾在字里行间的幽婉民歌更平添了小说的艺术气息。



从今天起,做一个读书写字的人

□安琪

今天是我入驻鲁院504宿舍的日子,如我所想,我在左手第一个抽屉里看到了一本笔记簿(我曾在“鲁十八”学员的文章中读到过这个情节)。

这本黄色线装、蒙肯纸质的笔记簿大约有200页厚,封面是极具《清明上河图》意味的一幅炭笔画,扉页写着4个词:继承、创新、担当、超越。这确实乎是鲁院的校训,一种递进的期待。

鲁院到底是文化人的聚居地,每间宿舍里配备这么一本供入住学员留下感想的类似接头暗号的密码本,把前前后后的学员紧紧地,却又不知彼此地联系了起来。

我一页一页翻读起来,并随手将它们打出来以作纪念。从2011年1月8日苗秀侠第一篇行文开始,这间房子

依次还住过忻尚龙、苏小蝉、栗新、王慧,他们都留下了电话号码和QQ号,但我不知道他们彼此是否有过联系。

我是从南通出发来到这里的,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我上了八通线,到四惠后再倒1号线到国贸,之后再倒10号线到惠新西街南口,然后再坐125路公交车。在公交车上,我看到一个满身伤口的黑色塑料袋急急狂奔出一条胡同,然后被树枝给挡住了。今天的风真大,尽管我紧闭双唇,依旧感觉到口中咯咯作响的沙粒。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站,我下了公交车,走几步就看到熟悉的大门,巴金老人手书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字体典雅。对这馆我不陌生,此前因为一些活动曾来过,但都把自己当做过客,来去匆匆。今天,我特意拿起相机拍了馆门、馆名,我决定更新自己与这个馆的关系,用亲近的角度走进它,因为鲁院就和文学馆在同一大院内。

说起鲁院,我早在1989年4月就和它有了联系,那时它还在八里庄,那时我还在福建。因为参加《诗刊》改稿会,我第一次来到北京,改稿会就在鲁院举办,在那里,我住了一周。

那时我20岁,于诗歌是刚起步,于人生是诸般好奇。现在我44岁,青春基本不再的年纪来到这个全新的鲁院,我所要做的是唤醒我在33岁执意北漂时那个虽茫然却勇往直前的我、那个在异乡惊喜交加的我、那个一落地北京便遭遇漫天飞雪却兴奋不已的我。那时的我因对未知的期待和对眼

前诸事的陌生而产生一种新鲜感。是的,陌生和敏感,这是我现在想要的,我麻木的心已提早结出了老茧,这使我的写作僵硬而迟钝。

和“鲁十九”其他学员不同,我来到北京已经10年,其间经历的困顿、焦虑、折磨、揪心和如今的终于安稳,早就是一部长篇小说了(遗憾的是我不会写小说)。我想我不会像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一样,对北京的风景有着怎样不倦的寻踪,我只期待用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静心读书、听课,并且在与同学的交流互动中激发出自已已经沉睡的创作潜力。事实上,在来鲁院之前的这一年里,我的诗歌创作基本已处于休眠状态了。

从今天起,做一个读书写字的人。

我思我写

重置后可以去发现

□郭明辉

他们悉心领会,好好运用。事实上,我在写小说时,不仅追求把故事讲流畅,而且还要讲得有趣味。因此,我注重在作品中描述人物的“细密动作”,力求让读者在阅读时得到直接的愉悦。

说到叙事,就不免要谈到技巧。我一向尊重技巧,但是不依赖它,技巧容易使得一个写作者变得自高自大。有些篇章的处理,甚至不惜丢弃技巧。这些,可以从《1976年的隐私》《九月九日的垃圾》以及《郎里格郎》中发现。

标题中的时间

小说总是摆脱不掉“时间”。在这本集子里,除了最后一篇《寻找一棵树》和《郎里格郎》之外,在标题上都有明确的“具体时间”。如《1976年的隐私》中的“1976”、《1894年的厨子》中的“1894”、《腊月初八打劫》中的“腊月初八”、《九月九日的垃圾》中的“九月九日”、《宋朝小姐》中的“宋朝”。时间,是这部集子中的关键词。回头想一想,这是巧合,也是必然,毕竟,小说寻找的是它最恰当的时间。

关于主题

“主题”这个话题太大了。这里只想说说自己这本集子里几篇小说的主题问题。写文章就是写想法。我觉得小说不是要说道理,而是说道理存在的可能性。比如《腊月初八打劫》,我想表达的东西应该都在文字里潜伏了。比如为什么打劫,为什么腊月初八打劫,为什么还理直气壮地去打劫等等。有评论说,这部小说写出了“三农”问题,也有人说写了“不公”的社会隐患,还有人说写了打劫者的暴力本性问题。这些看法都比较接近,像一个圆的无数条半径,连接着问题的核心和边缘。毕竟每种看法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问题都是关于人的问题,是值得社会关注的问题。也正因如此,小说才变得复杂起来。

再比如《寻找一棵树》,作品写了一个女孩子“出租生殖”的故事。生活中像霍兰媚这样“出租生殖”的故事早已屡见不鲜,但是,在这部作品中,霍兰媚没有像其他“出租生殖”的女性那种“职业化”,在妊娠的过程中她原始的母性被唤醒,以致违约。在现在这个消费时代,这一点明显带有理想化的色彩,这样可能会削弱作品的现实震撼力。但我依然选择了理想化的表达。

书海一瓢

经典的文本以及文本的经典

□常聪慧

尽量不在书页上涂画的习惯,与之相矛盾的是,尽管刚读不及三分之一,还是忍不住一再翻看封面有没有受到污损。我很少这样,对一本书一边痛惜一边“狠手”。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哈罗德·布鲁姆在序言里申明,“我在这里不是要做关于阅读的说教,因为那样我就是在对可教者劝喻,而且我有时惟恐会变成有关如何及为何阅读的传道士。”书里按“贵族时代”、“民主时代”、“混乱时代”划分,挑出26位经典作家详细谈论,并在后罗列出经典书目,我数了一下,一共1513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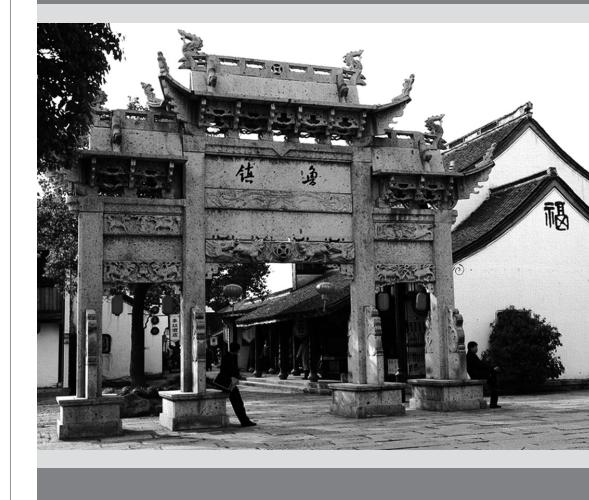
在文后“哀伤的结语”中,他说:“本书并不专为学术界而著,因为只有

一小部分学者仍然因喜爱阅读而读书。被约翰逊和他之后的伍尔夫称为‘普通读者’的人仍然存在着,而他们可能仍然欢迎各种有关读书的建议。”“这类读者既不为轻松愉快而读书,也不是为了消除社会的罪孽而读书,而是为了扩展其孤独的生存而读书。”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读到这样的书会感觉如获至宝,因为它帮助我们寻找一个角落,让我们暂时安稳下来。

作家张楚曾说,读书犹如老派男人谈恋爱,惊讶于他的敏锐,又不得不佩服他对书籍的多情。一般说来,写作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心理跋涉、探险、追逐。无论是空旷的白天还是寂寥的黑夜,是将道路走完还是半途而退,外力无法相助,只能依靠独力完成。而读

书,是一个陌生人与另外一个陌生人的接触和交谈,是发现,是惊喜,是珍惜,是尊敬,是彬彬有礼的握手,是坦然放下成见随心随意将自己心灵向对方的敞开,是全副身心的倾听、辨认、争论、和解,以及对对方的崇拜。看,这些读书历程确实像张楚所言,是谈恋爱的感觉了,对我来讲,却是一种找对老师的感觉。

曾经有一位前辈问我:“你所说的‘老师’到底是什么范围?”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天下为师。”也就是说,没有范围。对我来说,只要能够产生共鸣的,就是好书。写字的人,能够穿越时间和地域界限,征服另外一个陌生人,那是多么浪漫的事。对这样的作家作品,我总想和更多的人分享。



鲁镇
白桦林